

輕鈴

伴山行

周俊杰

老師們的評語：

—全文井然有序，有引人入勝之處。但因酷嗜文藝手法而未臻熟練，故頗有雕琢與堆砌痕跡。
—段落清楚，寫景生動，感受深刻。

(一)緣起

從未想到自己會進山去。

在那都市住久了，看慣一張張從身旁匆匆走過冷漠的臉；站在天橋上望著一輛輛呼嘯而去的汽車，總覺得自己也變得冷漠，對周遭事物無法動情。因為你無法從一個模型似的表情讀出生活情趣；而在揚起的煙塵後，只是一個功利社會，不再是記憶中的有情人間。連帶地，路旁的行道樹雖整齊却使人覺得虛偽，不如那些山野中的樹，雜亂中帶著幾分靈氣。一路的木棉在二旁大廈的擠壓下，怎麼也無法讓人想像如歌所頌詩情畫意的愛。而山呢？雖然童年時總喜歡在庭前瓜架下遠望山後那一抹燦紅的彩霞，幻想著母親曾告訴我的山中惡魔。初識愁滋味的少年，老愛凝視著那一片山野沉思，努力去品味大人所說的憂鬱是怎麼回事。離家求學後，山却走出我的記憶，在摩天樓的就高下，只成為大廈後的擺飾。代之而起的是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和瘋狂新潮的搖滾樂。

冬至前夕，顏正邀我冬至去馬那邦山採楓，竟又觸動沉寂已久的心思。青山，彩霞在眼前活絡起來。是念舊吧！還是好奇？抑或真是機緣呢？竟毫不思索地答應了。

(二)啓程

晨光在顫抖中清醒，在新竹風雨的肆虐下，顯得陰沉而萎靡。雖然宿舍中微弱的鼾聲像支催眠曲，然山的誘惑似乎比溫暖被窩大多了。在天露微曦時，大夥兒已整裝待發。望著自己一身的牛仔褲、球鞋，不禁有些猶豫，就這樣上山？其實山是一位拙樸的主人，又何妨讓自己浪蕩一次呢？宗賢登山背包上所繫的銅鈴，一路叮噠地響，擊在冰冷晨氣中，令人格外舒暢。

是幼年的記憶鼓動著我，也是旅遊的興奮衝擊著我。車窗外一切景物都那麼新奇：溫煦陽光下的農夫，綠中帶白夾紅的草莓田，像一幅幅畫映入眼簾；也像塵封已久的故事變得生動有趣。而風雨早在盼望中過去了。

(三)征途

眼前是一片亮麗的陽光；四周空曠的叫入舒服，像出浴後的舒暢感湧上全身。產業道路二旁散著住屋，中間夾著大片草

莓田；近在咫尺的馬那邦山雖值寒冬，仍是層巒疊翠；蒼綠中帶著些許沉鬱。山腰閃著一片紅火，是令人心醉的楓葉吧！走過一片竹林，陽光從頂稍篩了下來，晃在三位伐竹工人身後。大家停了下來，看著他們矯健的動作和純樸的笑容，覺在心頭是種親切感！就像一路伴著我們而來的鈴聲，撫著每人略帶蹣跚的步伐。

在車上吐得一團糟的阿梅，喘得連午餐都無法下嚥，但待大家在陰涼的岩壁下用完午餐後沒多久，竟催促著我們上路。看著她略帶疲倦又掩不住興奮的面容，真不得不令人相信山的魔力，就像故鄉的呼喚，扣住每位遊子的思緒。

(四) 挑戰

從岩壁往前，一條黃沙小路呈現眼前。天氣也變了，灰暗的天空往四方展開；路旁已枯黃的樹在寒風中孤立；殘葉在枝幹上飄搖欲墜。滿目盡是悽愴蕭瑟的景象，與剛才從山下遠望而得的景象大異。

腳踩崎嶇不平的石頭路，前方是一段曲折不見盡頭的羊腸小徑，爬爬降降，不知盡頭在何方！回頭下顧，仍未脫離萬丈紅塵。一路灰白的芒草擋住二旁的視線！讓人以為置身在杳無人跡的塞外。但風才一吹，從葦草搖擺後的隙縫中卻又瞥見

那零落的城市。走在身旁的宗賢突然丟下一句「我們還沒上山，因為還看得見房子」。我楞了，上山原只是一分雅興，不求解脫塵世；但此刻望著友得令人心寒的天，吹拂著令人顫抖的山風，竟有種遼闊的悲壯感，萌生欲乘風而去的豪情。但我並非仙人，不能忘情於世間；儘管把所有的愛恨藏於心靈角落，也原以為藏在芒花後的世界已是遙遠的國

度，然才輕輕一觸，又抖落於滿懷。望著宗賢逐漸前去的身影，聽著那背包上的鈴聲；從新竹到苗栗，從寒風到朝陽，從山下到山上，一路伴著我們，這就是紅塵。我們踩著人間泥土上山，吃著文明的口糧，又如何能摒除塵俗於心外呢？

一片相思林橫在前面，起初以為到了山頂，因為舉首翹望，不見層層盤旋而上的山峰，林頂就是天空；林無限地伸向四方。一條小徑往前竄去，通向何方？領隊的路程圖已經遺失，隊中又無一人曾登過此山，就靠大家的細心和團結。我想該是充滿更多挑戰與試煉，因為那是一段未知的路，未知的將來。

(五) 好漢坡

一邊是高聳峻峭的山壁，一側是直瀉而下的山谷。通過這段狹窄濕漉的山徑，大家都戰戰兢兢；此刻幾乎已進入深山，仰不見頂。環繞山區的也只是青翠的柏樹和樟樹；大家默默走著，踩在落葉上的腳步也如風吹拂只發出沙沙聲響。前方有一處泉水。其實說是泉嘛！只是涓涓細流；說是潭嘛！却又潺潺流動。大夥盡情地喝著，享受大自然神奇。也渴求片刻的寧靜。

陽光如金線般地從葉隙投了下來，風輕輕吹動，鈴聲迴盪在山谷中。沒有啁啾的鳥語，也無奔騰的水聲，看著鮮嫩新綠的幼葉；款款飄舞的落葉；枯黃濕腐的殘葉，在寂靜的山野中像是薪火相傳，生生不息；也與世無爭。何等地寬容高尚啊！

如果說沉默是為下次更昂揚的長嘯，那麼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。此刻面臨著今日登山的高潮——好漢坡。蜿蜒而上的陡坡，野草叢生，碎石混著塵土。記憶中成功嶺上也沒這樣一處耐力和體力的訓練場。起初並不如想像中難走，只是有些費力。但沒多久，雙腿彷彿掛了千斤錘，真是舉步維艱。而看似到了平坦之地，却又是一處更驚人的斜坡；原以為是柳暗花明，然緊接而來的是高達四十五度之山路。大家攀附著旁道樹枝徐徐而上，坡後也許就是坦蕩大道，可能是另一處艱巨的挑戰，但總要上了坡後才知道，到達坡頂的夥伴已作好準備，隨時幫助有需要的人！爬在坡上，抓著看似一拉即斷的枝幹，望著坡頂那一張張堅毅的臉，心想生命真好，年輕也真好。每一次試驗後又是另一個希望的再生；而同行的夥伴，却是點燃希望的火苗。路上多少風風雨雨，就是大家彼此相扶度過。

(六) 起霧

冉冉從天上飄下，像罩了層面紗的神秘女郎；輕輕裹裹，悄然而降。從樹梢頂往下，慢慢地替大地穿上一襲白衣。雖著了一身白，衣襖像是在風中翻滾，忽而濃；忽而淡。剎時我見到女郎那婀娜婷婷的身軀在眼前扭動著婆婆起舞，時而含情脈脈地佇立。

山嵐和天空連成一片，看不見來時路；望不見歸去途。此刻不去想那遠離千山萬水的世間，不懂憬未竟的征途，只想飲下滿腹的霧色，抓住這剎那間的永恒。待會霧散後，一切都將復歸平靜。「夜半來，天明去，來如春夢不多時，去似朝陽無覓處」。只能想像那雲深不知處的空靈幽遠。往前走，再回頭一瞥隱沒霧裏的林中小徑，真是茫茫煙水不記來時路。

又該是啓程時刻了。

(七) 柳暗花明

等最後一位女伴被用童軍繩拉上坡後，大家都已疲累不堪。坐在落葉鋪成的毯子上，只想做個夢，有花、有山水……。但顏正却在更高處叫著「上來吧！還有一百公尺就到了」。

五十，六十……一百。噢！怎麼還沒到呢？「快到了，就在上面。」什麼叫披荊斬棘，就是從僅容側身而過的枝幹叢中尋覓那唯一的通路。什麼叫披星戴月？就是忍著腳底水泡的折磨，不停息地踩在方棱尖銳的石子路上。什麼又是毅力呢？就是在最後一百公尺時找根樹枝當拐杖，連滾帶爬地仆在目的地上。

在登上山頂的剎那，不禁在心中喊著「我成功了」。

(八) 山河歲月

阿里山的雲海，我僅聞其名未見其實。合歡山的雪景也僅是夢中過客。但此刻站在峰頂，感覺已看盡天下奇觀。上頭是藍得

發亮的天空，一隻鷹正在無邊的蒼穹中起落。大家驚叫起來，看那悠美的飛行，是理想的追求吧！而此景人生能有幾回？真的是「千里水天一色，看孤鴻明滅」的最佳寫照，只不過我們身在山頂。再遠乾涸的大安溪靜靜地躺著。雖無萬馬奔騰的水流，也無浪花沖擊的奇景，只有龜裂的河谷。但每一道河谷裂痕都是時間的步履；每一塊方稜的溪石都是歷史的見證。河的那岸是渺茫的市景，在此很難窺出其面貌，也不願去描繪。

四周是朦朧蒼翠的山，雲海圍繞著山腰，層層疊疊的雲海隔斷了俗世，真有一股往下跳的衝動，不是對人生的厭倦，而是對造物者的讚嘆。面對這樣浩浩宇宙朗朗乾坤，在無窮無盡的山河歲月中，個人只不過一閃即逝，有什麼好爭呢？

望天，真想騰雲駕霧；看山，震懾於其雄壯浩氣中幾乎已忘了人間苦痛。那種磅礴之氣在生命之途中未曾有過。以前總以為看夕陽才是世上最詩意的行為。一輪金球緩緩在無際天庭中沉去，映照著殘霞，使大地金碧輝煌，是種美，却也是種哀愁，因為有些像垂死前天鵝的引吭高歌。頓時，胸中會湧起青澀歲月中曾有的愛恨。總奢期在夕陽的餘暉中抓起那逝去的年歲；但想著故友往事，嘆息為何幸福歡樂不能長久，甚至時間就此停住。而只讓我咀嚼那份淒美和苦澀的溫存，還握著一把歲月滄桑的無奈。於是風在耳邊輕輕哼著那首西洋老歌「往日時光」，歌詞中「酒店」、「老友」；一幕幕曾有的時光竟在餘暉中閃動，我幾乎以為在夕陽後將會走出一群人，我們笑著鬧著；在淚水中重溫舊夢。但盼得的畢竟是場空。

而現在山是靜的，雲也是靜的。只有風仍在耳旁輕嘯著，我却感到抓了滿手的希望。不是無恨，山已包容了我的怨；不是無愛，山已聽見我對生命的熱愛；更不是無情，而是忘情；真真正正隔斷十里外的紅塵世事。不管你是否嘗過友情背離的苦痛，或真正經滄桑折磨。只要執著那點對生命的熱愛就夠了，管他明天是怎樣的日子。真的，只要能經歷過就已心滿意足。縱已是物換星移，歲月易逝，但所有所有已累成生命的真義；就像

這山能從一土一石而直上雲霄，是經歷多少風塵的洗濯。而只要思慕的情懷猶在，生活已是滿載豐盈。

面對這樣景色誰能不動容，誰能不澎湃激盪。隊友們直說沒帶照相機是個錯誤。能在生命中留下雪泥鴻爪固然是好的，但今日的景象我永不會忘記。藍天，青山，碧雲；還有八位可愛的夥伴。沒有任何遺憾，就像那隻蒼鷹在舉翅的剎那，永無反悔。擁有個無悔的青春。

(九)過客

真不願下山，想一窺山月是否如人形容般地皎潔空明，想體驗一下「閒登閣樓眺新晴，古今多少事，漁唱起三更」是怎樣的一個情懷。但為了安全，我們必須在天黑前抵達山下。順手接過了宗賢手中的背包，回頭看看那塊標高一四〇七公尺的石碑。走吧！過客。一路都是殘破零亂的落楓，大夥想找棵楓樹採個畫興，卻發現楓樹全長在懸崖上，可望而不可及。

下達一處日據時代的戰場遺跡，紀念碑上刻著事件的來由。當年是場生命尊嚴也是民族香火延續的戰爭，而今只見灑著一地的紅楓。那發紅的葉是否滴著前人的血呢？誰說山中無甲子，時間也不留情地啃蝕著山中歲月。

(十一) 蓑煙雨任平生

落雨了吧！滴答的聲音從陰天的葉上傳了下來，偶而臉上還有一絲水珠的涼意。煙霧瀰漫整個山林，看不見後面的同伴，只聞急促的脚步聲。前頭也是白茫茫一片，響在背上的鈴聲像極了撞在深山中的廟鐘，我彷彿走在亙古年歲的洪流裏，全身裹在氤氳氳氳的迷濛幻夢中。聽竹磨擦生出如雨之哭聲，幽怨長遠；是山神用笛在闡釋一段絕美的情詩吧！還有那不知是雨水還是露水打在葉上的飽滿，總讓人想起古厝下雨時，屋瓦上滴水的聲音。「落、落、落」，直打進心坎裏，是一種已逐漸逝去的音樂：曾滴得老奶奶為滿倉發芽稻子蹙額太息。曾滴得母親為一竹竿的衣服而嘆息。也滴走金色年代的日子。

大自然面貌似乎呼之欲出，原始的粗獷也若隱若現，沒有奇花異木的搔首弄姿，也無醜人陶醉的香味。望著那林深不知處，隱在無光深山中的竹木，卻比平地的蒼綠而挺竹，是桂竹嗎？抑或湘妃竹？我不知道。可是踩著滿地濕腐的落葉，一切生之玄意都蘊含其中。陽明先生之所以要格竹以致知，該有其緣由吧！

但歸去吧，少年！你還未到「竹杖芒鞋輕勝馬，誰怕？一蓑煙雨任平生」的境界。人生對你而言還只是開端。難道你能像山竹一樣比平地竹更蒼翠嗎？能像山楓般地挺立崖上傲視山谷嗎？如果不能，隱遯、出世，下半輩子再說吧！

(十二) 歸去來兮

下山了。站在山脚下仰望這座高峰，真不相信自己曾走了這麼一遭。從早上出發到現在的十多個鐘頭中，彷彿遊了另一個世界，也掘了一窟寶藏。是欣喜也好，是汗水也好，我已將之全部納入自己的生命行囊中，帶著它繼續奔馳前進。

歸途中有位果農願意載我們到車站搭車。站在露天的貨車上，狂嘯的風聲從耳邊呼而過，亂髮隨之飛揚！看著兩旁急速倒退的街景，還有即將踏滅的天色，忽然有種要高歌的衝動。在這曠野中，把雄渾的歌聲迴盪在世界裏；用風把音符吹送到每一處人間有情的角落，讓世人聽見我心靈對世界和自然的頌歌。

逐漸遠去的馬那邦山，輕輕走到身後的年歲，就像耳旁拂過的山風，如此令人憐惜，也如此令人冥想，更使人如此瘋狂不已。

車站內熙攘的人潮，該是趕著回家吃湯圓的吧！大夥靜靜坐著喝山上帶下的泉水，看握在手中有些殘破的楓葉，且讓我們把它夾到生命的書頁中。也許你會忘了它，但等有天你偶然翻落這片楓時，縱然已褪了色，可是它卻會更加平整。散發的山香，泉香依然如昔；盪在谷中的鈴聲依舊清晰悅耳……。